

徐志宏 著

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 ——马克思科学观研究

马克思从来都是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具体的、最关本质的境况中来考察科学的。达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科学的终极目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绪论	1
一、马克思的科学观：一个当代的课题	1
二、马克思科学观的两条线索	6
（一）马克思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6
（二）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考察	11
三、马克思科学观的两个阶段	15
（一）哲学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初建	15
（二）政治经济学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展开	17
四、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8
五、关于本书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的简要说明	21

第一编 马克思科学观的存在论基础

第一章 科学与“感性”：科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解说	28
一、近代认识论的理解：对立中的“感性”与“意识”	29
（一）培根—笛卡尔的唯物思想	29
（二）休谟的怀疑和康德的理性重建	35
（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贡献与局限	38
二、马克思：开启存在论新境域的“感性”	42

(一) “感性”的两种形式	43
(二) 作为感性活动和实践的“感性”	52
第二章 科学与生产：科学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说	62
一、历史基本前提的四个规定性	63
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生产	66
三、关于“纯粹”科学的意识形态	69

第二编 马克思对科学与资本主义社会 之关系的全面考察与批判

第三章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与资本相结合	79
一、切入点：“市民社会”，“工业”	80
二、解读机器中的历史要素	84
(一) 机器不是复杂的工具，而是劳动资料的革命	86
(二) 一个不可忽略的“事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90
(三) 一种决定性的要素：机器中的科学原则	96
(四) 小结与问题	101
三、揭示科学与资本的共同原则	105
(一) 资本对科学的需要：科学进入直接的资本生产过程	106
(二) 隐藏在“科学性”背后的资本原则	113
(三) 科学的现代本质：属资本的力量	122
(四) 小结	128
第四章 自然科学在工业中与活劳动相分离	131
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132

(一) 劳动：一个存在论范畴	132
(二) 异化劳动：现代工人的存在真相	135
二、现代科学对劳动的根本影响	142
(一) 科学进入直接的资本生产过程引起劳动的变化	142
(二) 异化的扬弃：科学中蕴涵的革命因素	153
(三) 对亚当·斯密劳动观的批评和傅立叶劳动观的纠正	160
第五章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对自然的控制	163
一、自然科学表现了人与自然相异化的历史	164
(一) 自然科学的独立及其成为自然界的合法“代言人”	165
(二) 自然科学对自然所采取的独断态度	169
二、资本原则根本决定了科学对自然的关系	174
(一) 资本借助于科学“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175
(二) 资本生产与现代科学下的生态问题——兼及回复对马克思的 一种疑问	182
结语 关于马克思“一门科学”的思想	190
一、几点补充性的说明	191
二、“一门科学”与“共产主义”	198
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07

绪 论

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

一、马克思的科学观：一个当代的课题

我们的课题，由于“马克思”和“科学”(science)的结合而面临着来自许多人出于善意或不解而产生的这样一种担忧：我们的时代距离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些遥远了，尤其是，如果要以科学的状况来描绘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么，任何人都会意识到我们和马克思是处在多么不同的两个时代中——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社会)里看到了人的体力被机器所取代；而时至今日，甚至人的脑力也可以被机器取代了——，这是否意味着：在科学这一日新月异的话题上转向**马克思**的视角，将是一种颇不合时宜的行为呢？

然而，我们的担忧恰恰相反。因为我们非但不认为马克思的科学观在当代的科学和科学哲学现状下已然失去现实意义和话语权，相反，我们认为它恰恰是一个在当代才得以充分呈现的课题，它是一个关乎马克思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思想之当代性的课题。所以,当我们身处“现代性”的包围,当我们说起“科学”一语时,首先默认的便是西方意义上的精确自然科学,当哲学和人文科学恰如伽达默尔所说,在自然科学的时代确曾需要为自己寻求一种合法性证明才能生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今天的人们如何能够理解马克思所谓的“科学”——一种在马克思“一门科学”的表述中所透露的“大科学”^①思想;又应如何理解马克思关注自然科学的根本原因和思入方式?从一种怎样的前提出发,这两个内容才可能并且必然和谐地统一于马克思的科学观乃至其整个思想领域之中呢?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一门科学”思想是马克思科学观中不可忽略的内容,今天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争及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便已充分体现了其先见性;同时,它还充当着一个引导者的角色。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引导者”呢?不仅因为从时间上来看,这一论断与思想出现于马克思早期的重要手稿中,具有启发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表述,它根本上是反“常识”的。因而它理应极大地吸引住人们的注意,继而启示我们不断询问下去:与现代性同构的所谓实证科学的基本原则(“实证”、“可证实性”)和马克思所谓“科学”的**历史原则**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难道它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对科学之外延在规定上的不同吗?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科学”应被理解为同时包含了社会、历史科学的“大科学”,而我们通常能理解并赋予其合法性的科学仅指以西方自近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吗?我们是否至少应该继续追问自己:这样的“大科学”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说的“一门科学”,使其得以可能的存在论基础是什么?

当然,启动这样一种追问本身绝不可能是一件自然而然和容易的事。因为事实已经表明,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的追问,是唯有在当代哲学的全

① “大科学”原是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在其名为“小科学,大科学”的演讲中提出的概念。他以“大科学”来概括现代科学规模大、面貌新和强有力等区别于以往科学的特征。显然,马克思的“一门科学”思想既包含有此种大科学的思想,又不限于此,还有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含义。

新语境已被展开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一种已具“现实性”的可能性。以此，我们也是明确地向读者表明了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关于“一门科学”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科学观起到了真正重大的启发性作用：它启示我们从一种不同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去介入这一重要课题，而这一做法本身则根本上是我们的时代所启示和要求的。

这就是所谓“引导者”的意义：它不再被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性的判断来“使用”，一如它一直以来所充当的基本角色那样；相反，我们要将其开放为一个尚需在根本上加以追问和证明的问题领域。唯如此，它才能担当起作为“引导者”的职责，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宏大的基础之中；这个基础就是马克思在其思想事业中由一场哲学革命而重新奠定的存在论基础。

笔者毫不怀疑，唯有在此存在论基础被彻底澄清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回过头来真正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到底意指什么。所以，在本书中，关于马克思“一门科学”内涵的正式讨论被放在结语中进行。同时，唯有在此存在论基础被彻底澄清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关注自然科学的根本原因和思入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讲）。

何以有此结论？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看到的来说，这还远远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马克思的“往后”一语似乎提供了某种基本可信的预言）——如若“科学”的核心内涵还依然为所谓实证科学的基本原则所霸占的话，“大科学”只能是各门学科的简单并列和拼凑，在默认自然科学为真正的科学的基础上，勉强将社会、历史科学也称之为科学，但其内部的不和谐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的大科学观（“一门科学”之思想）绝非热血青年出于一时冲动而产生的狂妄幻想，就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也本质不同于“乌托邦”一样。但由此也可以断定：理解马克思的大科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学观由以产生的内在理路,将是一项关键而又艰巨的工作。

其艰巨性从以往人们在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已作出的种种努力的结果就可以窥见一斑。一方面,如吴晓明先生曾多次指出的,有向实证主义退却并在存在论基础上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妥协的“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有尽力矫枉却终究局限于黑格尔哲学基地的卢卡奇;还有最终流于浪漫主义梦想或放弃原则高度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这些举例说明的是马克思经常被出于善意地、认真地错解的基本命运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则是理直气壮地表示不理解和怀疑的声音。我们只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罗素对马克思学说之科学性的怀疑。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非常概要的介绍。他认为,“合乎科学”始终是马克思的目的。虽然就这一结论本身而言,判断得还是颇为准确;但很显然,这种说法不仅话中有话,且不是他所要强调的一个评价。因为接下来他就立即对马克思学说客观上的真理性或科学性表示了怀疑:

从主观方面讲,每一个哲学家都自以为在从事追求某种可称作“真理”的东西。……假使谁认为全部哲学仅仅是不合理的偏见的表现,他便不会从事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和其余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实的,他不认为它无非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①

在罗素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只是“近代工业国家所特有的哲学”^②。他甚至坦言“马克思的哲学里由黑格尔得来的一切成分都是不科学的”,“丝毫不提辩证法而把他的主张的最重要部分改述一遍也很容易”,“因而那一套黑格尔哲学的装饰满可以丢下倒有好处”^③。

第二个例子是拉卡托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的怀疑和诘难。无独有偶,英国科学哲学家伊·拉卡托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④也作了颇有气势的诘难: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4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44页。

④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7页。

马克思主义可曾成功地预测过惊人的新颖事实没有？从来没有！它只有一些著名的失败的预测。它预测过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它预测过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将发生在工业最发达的社会。它预测过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发生革命。它预测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将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但这些预言都破产了。……牛顿的纲领导致新颖的事实；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落后于事实，并正在迅速奔跑以赶上事实。^①

很显然，以上诘难和怀疑最终都可以被理解为是针对马克思认为“关于人的科学”也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一基本观点而来，因而也可以视为对马克思大科学观提出的挑战；而它们的评判工具无疑就是内含于实证科学的基本原则：可证实性原则。面对它们，当代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尤其是直接涉及此一问题的马克思科学观研究应该如何继续？我们将如何立场坚定、信心十足地，而不是含糊其辞、底气不足地来回应这样的挑战？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提示着以上我们提出的这一工作——澄清马克思科学观发生的存在论基础——的关键性和艰巨性。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却辩证地表现为：唯有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实证科学越来越成为这个生活世界的尺度，将其有效、强大的一面和异化的一面同样鲜明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方式经历了从理性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多元并存的变化；舆论对科学的态度也经历了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再到理智反思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才更有可能注意到马克思真实的科学观，即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对科学的解读（一个在科学的当代反思中不可被遗漏的重要维度），并使这一过程本身来证明其必要性以及马克思科学观的当代性。所以，我们才有理由说：我们的工作正是顺应对马克思思想之当代性澄明的新历史要求 and 伴随着这一新历史潮流而来的。并且，诚如吴晓明先生所说：

①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7—8页。

事实上,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揭示其当代意义,是一个恒久的主题。……虽说这种关注的立脚点以及把握主题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相当不同的,但这一主题本身——即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却恰好是通过此种差别的方式而不断得到呈现的。^①

而在“此种差别的方式”中,通过科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因为,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真实境况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科学观的两条线索

从前面的叙说中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科学观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条线索,是必须注意的:一是马克思对科学的整体性思考,大致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一门科学”思想来总结其成果,他最终对科学的实践^②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二是马克思关注自然科学的基本方式和根本原因,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考察过程中对近代自然科学所作的思考,所表达的观念和态度。如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所见,这两条线索是和谐地缠绕在一起,在互相促进和互为补充中发展的。同时,这两条线索也向我们提示了马克思科学观的主要内容。

(一) 马克思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事实上,当我们已经习惯于遵照教科书的模式,而教科书又是遵照前苏联的“正统”理论模式,将马克思的学说分门别类作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时,其自我“定位”——将这一切统称为“科学”——的确也令我们颇为踌躇。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我们对“科学”已经形成一种常识性的认识。哪怕在哲学的讨论中对“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存在着再多的分歧见解,对吞噬了科学核心内涵的近代西方自然科学

① 吴晓明:《主题、基点与路径: 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② 这里的“最终”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逻辑概念,因为马克思对科学的实践是贯穿于他对科学追索的整个过程之中的。

之模式的有效性范围及合理性存有再多疑惑,这种常识性的认识在生活和理性中占据的地位实际上还是牢不可破的。盖言之,这种常识性的科学观只把精确自然科学理解为科学,且只把科学理解为在实验室中做实验和进行计算的科学,同时也把这种科学理解为与世无争、价值无涉的纯粹真理。这种常识性观念的产生、普及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归因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中卓有成效、来势凶猛的影响。这种影响起初由物质世界开始,从而首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之后又控制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

但这看来并非是偶然的,我们在恩格斯的评价中找到了与马克思的自我认识相契合的结论,证明了马克思和科学的关系,也提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共同理解: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①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②

在这篇著名的悼词中,恩格斯仅仅提到了马克思的两个身份,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革命家。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竟然没有提到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身份(而一般我们都是把他的唯物史观首先和他的哲学家身份联系起来看待的);却首先描述了马克思作为一个科学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是用了两个“规律”这么富有自然科学意味的词汇来概括马克思在历史学领域的发现。

这多少让我们想起英国科学史家 W·C·丹皮尔对科学的定义。他在《科学史》一书的绪论中解释“科学”时,就特别指出了“科学”一词的含义在英语和德语用法中是一贯有所差别的: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引文中的着重号皆为笔者所加。

② 同上书,第777页。

拉丁语词 Scientia(Scire,学或知)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的简称,虽然最接近的德语对应词 Wissenschaft 仍然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我们所谓的 science(科学),而且包括历史,语言学及哲学。^①

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籍和在此表现出的大科学观似乎刚好符合他的说法。但是,我们觉得不应该仅仅将此作为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从而放弃对马克思何以会追求科学的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他的科学观之真义的追问。否则,我们就有理由问:马克思的科学追求仅仅出于和黑格尔同样的目的,即建造庞大完整的体系,追求绝对知识吗?

因为,很显然,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绝非仅仅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接受,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他曾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相反,他对科学进行过积极的思考。并且,对科学的态度是和他对哲学的态度相辅相成、互为对照、并行发展的。在生前未曾发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才被卢卡奇发现的《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中,他第一次谈到了自然科学,谈到了科学。其时的思想在以后的著述中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发挥,尤其在不久以后(1845 年至 1846 年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科学的基本观念已经完全清晰和几近完整地呈现在眼前了。因此可以这样说,伴随着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即对意识形态(以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为主要代表)的全面批判,马克思对“科学”的观念也在逐步清晰起来,并且整个过程和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对历史的态度不二地表征了马克思对科学的态度,因为,他把历史学视为唯一的科学,因而他从来都是把对历史的探讨当作一项真正严肃的科学事业来从事和追求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他的历史学原理的地方,他却同时(在我们看来甚至是“不失时机”地)表达了自己的科学观。

^①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9 页。

他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①

这段话后来被删除了，发表时未在正文中出现，但从行文（以及从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所体现的整体思想）中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马克思是出于文章整体结构的考虑而不是因为否定了自己的观点才删掉这段话的。

从字面意义来看，这段话几乎没有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地方，语言表达体现了马克思著述的一贯风格：行文流畅，层次清楚，通俗易懂。但是，只有当我们联想起在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曾经发生的思想及主题变化时，才能比较充分地体会到它的重要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科学观而言，既像一把钥匙，又更像一把梳子，把我们所了解的许多显得有些头绪纷乱的观点或现象都条理化了。但这里我们还不能马上展开对其提示的重要内容的解释。只能指出三点：第一，马克思只承认有一门唯一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第二，在考察历史的可能的两条路径中，马克思选择的是从人类史方面思入历史——这一点既表明了马克思本人对科学的切入路径，同时表达了他对以自然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

关于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哪些思想是确实属于马克思的（并且确实在这些思想的深处表现出与恩格斯的本质性差异）这一点，俞吾金先生在《论抽象自然观的三种表现形式》一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的第十个注释中有过详细的解说，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正如奥古斯特·科尔纽指出的：‘在这部著作中，要明确指出哪一部分思想出于马克思，哪一部分思想出于恩格斯，那是困难的。’”（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三卷，管士滨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3页）我们认为，在形式上作出这种区分确实是很困难的，但在内容上进行区分却是可能的。在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作了比较研究以后，我们认定，至少该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因此，凡引自该书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本书都将其视作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学的方式考察自然界持同样的肯定态度；第三，换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此也指出了科学应能统一的思想（这三点对我们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不予展开，在本书第三章和结语中将另有讨论）。

这种观念透露了马克思毫无畏惧的勇气。它意味着科学性就是他对自已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和衡量标准。

对于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寻求历史真相的马克思来说，他“简单地”相信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①可见，真相是存在的，这必须是前提。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的前提是理性的，诚如英国科学家 J·D·贝尔纳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②如果连这一点都要怀疑，那么我们除了躺在虚无主义的泥塘里无所事事外，还能做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有真实意义的事情呢？但在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很多人似乎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希望凭着紧紧抓住马克思特有的“批判”或辩证法中的“否定性”来尽可能地淡化理性的和肯定的因素。这种艰难的努力是时代造成的产物，正如当初截然相反的情形——前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说成完全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一样。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科学的“定义”在字面上看并无特别之处，反而是最通俗的解释：一种“真正的知识”。只是他让这种知识从虚无缥缈的空中返回人间，返回生活，所以才会这样说：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③

可见，要了解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还不能直接引用他的此类看似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9 页。

②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54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0—21 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义的“定义”,更不能急着从其中抠出一些字眼(如这里的“实证的科学”)来为他归类。因为真正关键的不是定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里根本没有定义,没有那种通过为概念赋义而解释概念的定义法。所以,真正要求我们去做的是去问这样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展开自身的?亦即“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在他看来是怎样发生的?唯有在不断地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才能渐渐呈现出马克思所谓的科学与我们时代常识的科学观的本质不同之处^①。

(二) 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考察

一直以来,这都是马克思科学观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作全面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紧紧相随的便是对自然科学的考察——对自然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如何历史地理解科学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借政治经济学而进行历史、社会研究过程中始终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当然,它也构成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依然要求从马克思科学观之存在论基础的澄清开始。通常,当我们谈论马克思和科学的关系时,都会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一贯重视,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的确,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或者说,一当他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开始与日俱增。关于这一点,恩格斯的评说向来被当作最具权威的证明: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②

① 当代哲学对此问题的关注是密集的、本质性的,它与马克思形成了一种呼应(或可视为回应)。

②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要在这样一篇非常简短的悼词中陈述马克思一生最主要的功勋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的讲话必是经过深思熟虑。饶是如此,作了慎重取舍之后的恩格斯还是把马克思有关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同其另外两大发现相提并论。对此,我们普遍的结论是:这足以说明,有关自然科学的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种共识无疑是不错的,但它还疏漏了那么一点,而这一点也许恰恰是值得我们继续深究的因素,即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他关于科学的基本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将“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和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仅仅视为两个偶然并存的简单事实。笔者认为,对这种关系的挖掘之所以重要甚至可谓关键,在于舍此就既不可能对马克思关注自然科学这一事实作到本质性的理解,也不可能对马克思的基本科学观念有深入明晰的认识。而此种关系就是在我们所说的对马克思科学观之存在论基础的澄清工作中得以呈现的。

通常所谓科学观问题(可以在整整一部近现代哲学史中找到它的踪迹)其实起源于近代自然科学对生活世界产生的根本性影响(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自然科学已然成为他所身处的生活世界的感性基础),此后它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哲学史、科学思想史的中心位置。因此,按照常规,我们在研究之初就该明明白白地声明此处所讲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但是,我们最终没有选择这一或许是更为便捷、看起来也更为“科学严谨”的研究方式和路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任何人选择这一课题都无法轻松绕过、权当它不存在的问题。我们力图说明的是,首先,尽管在马克思的语言中借用了许多近代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并且,一如他所指出的,意识在根本上不可能脱离了它由以产生的感性生活;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基础绝不是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其次,他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深刻洞见和直达根基的批判,离开他对科学(或说历史)的一般理解是根本不能解释的。

这看起来总像在绕圈子——我们要了解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理论关系,就必须了解他对科学的界定;而要了解他对科学的界定,又必定离

不开他对自然科学的考察,因为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自然科学已经成为他所身处的生活世界的感性基础。就根本的研究旨趣来说,本课题应该做到的首先是通过马克思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理解近代自然科学的本质性问题;而不是相反,从近代自然科学的原则出发来要求马克思。这看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研究**马克思**的科学观,但这恰恰又是很难真正做到的。再次借用吴晓明先生的话来说:

艰难之处往往在于:我们——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而且是我们的语言、行为和生活——沉浸在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性(modernity)之中;而现代性的本质,作为硬化了的内核,就是形而上学;并且就像它曾经完成在黑格尔哲学中一样,它如今已最彻底的完成在知性科学及其最遥远的变换样式中。在这样的处境或氛围中,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往往变得晦暗不明了,或者至少也变得支离破碎了。^①

所以,我们郑重揭示了第一条线索“马克思对科学的追求”,目的就在于给读者造成一种基本的印象: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是广阔而深远的,而非泛泛的和不自觉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事业首先在于指出以近代自然科学为重要^②特征的资本社会的非科学性(就其异化的本质而言,就其终将被扬弃的社会关系而言),从而为承担了革命重任的无产阶级揭示真正的科学。我们还记得,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是把哲学当作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的;而不久以后他就明确了对科学的思考,并且从此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恩格斯的评语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部分的主题——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考察——这个重要问题上来。费了这么多笔墨后我们希望说明:一方面,从马克

① 王金林:《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从海德格尔的解读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1页(吴晓明所作)。

② 我们没有说“主要”,因为近代的根本现象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但是因为近现代科学本质上和资本遵循着同样的原则,所以其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